

不碎的「陶瓷」

介紹劉以鬯的新著《陶瓷》

李維陵

在《陶瓷》裏，劉以鬯說他要寫的，是：「人的欲望」（題記）。

顯而易見，陶瓷在他筆下，是一種象徵，是一種具象化的心理趨向。

爲了追求欲望，人們一直在尋覓，在搜索。在追求欲望的途中，人們要求找到獲得的滿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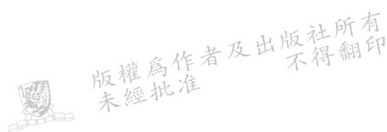
爲了那種獲得的滿足，人們如痴如呆地不斷地追逐。

甘心受騙，不肯捨割，甚至願意賠上一次比一次大的代價。

主角丁士甫就是那樣一個代表性典型。

他不是什麼大人物，他很平常，祇是一個現實社會裏日常生活常見的小市民。

因爲他祇是一個小市民，故此，他的追求欲望，沒有什麼震撼的戲劇性。很平淡，很素樸。但是，却有一



種牽曳不斷的韌力。

那種韌力，鏗而不捨地，使他入迷，使他興奮，使他惶惑，使他懼喪，更重要的，是使他充滿希望。

就是那種希望，丁士甫有勇氣和信心走遍都市的各個角落，「使願望成爲事實」。

他發現他的欲望對象，很偶然，不過是一些閒話，然而就在一次偶然的閒話中，他發現了他值得追求的目標。

人們會追求各種欲望，但丁士甫所追求的，祇不過是一些並不怎樣名貴的「陶瓷」。

起初，他「對陶瓷的認識很淺」（頁二），可是在錯失了一次機會，跟着又意外地獲得了新的發現，以後，他養成了搜集陶瓷的癖好。「就會像集郵者偶而發現他們所需要的郵票那樣，在興奮中得到極大的喜悅。」（頁六）。

他收集的並不是古董，最先，他收集的不過是缺貨的餐具、茶具。「問題不是有用無用，」而是因為他敢說文革後的大陸「今後不會出產了，現在不買，將來必定後悔。」（頁五）於是，爲了「現在不買，將來有錢也買不到」（頁八）的心理，他逐漸掉落在欲望的陷穴中，不能自拔。

他從搜購餐具、茶具到購買陶瓷人像。他買到假冒的景德鎮「三星」，（頁十二）香港加釉彩的江西黃雙龍大鍋（頁十六）。一次又一次的上當吃虧，並沒有使他沮喪到要停止他的追索，相反地，在長時間的欲望追逐下，他的精神面貌也漸漸改變了。他的太太素珍見他「臉上有了過份嚴肅的表情」（頁四三）。甚至在丁士甫自己的眼裏，「彷彿素珍忽然變成一個陌生人」（頁四四）。

因爲日夕浸淫在欲望的追逐中，他「認真蒐購」石灣的陶像，他肯花一千八百元買一具「太白醉酒」，在夢中也爲買到一具十二吋的「何仙姑」而「高興得大聲狂叫」（頁八四）。

正如丁士甫自己所說：「跟集郵一樣，蒐購陶瓷像的主要推動力可能是追求某種欲望的滿足」（頁五七）。就是那種滿足感，推動他閱讀有關陶瓷的書籍，「出高利去標會」（頁一〇九），「得不到片刻的安寧」，有時興奮得「身體裏邊彷彿有火球在滾來滾去」（頁九一），有時「睡眠情形很壞，熄了燈之後，依舊睜大眼睛望着天花板」（頁一〇五）。

劉以鬯這本中篇小說《陶瓷》，就透過丁士甫對陶瓷的迷醉，刻劃出了人們掉落入欲望陷穴中的掙扎。

當然，經過不斷的多次試錯，人們可能會像丁士甫那樣，到後來會變得內行，變得熟練，雖然差不多臨到

小說的結尾，丁士甫仍然會以三千二百元的高價錯購入了有修補裂痕的八仙像（頁一六三）。不過，小說到最後並沒有說出結局，因爲根本不可能有結局，如果有，那只能說當主角在末尾又一次偶然的閒話中，聽人家說起「玉」——這可能又是另一個新欲望的開始。

在《陶瓷》題記裏，劉以鬯說：

「欲望，像電兔戲弄格列狗，也將人類當作玩具。」

這一個嚴肅而又富玄妙哲理的生命主題，在劉以鬯筆下，彷彿是個順手拾來的意念。他把這意念藉借丁士甫而具體、生動起來。他把他創造出的人物賦予血肉，讀者在閱讀時，很容易會跟隨主角的困擾而困擾，興奮而興奮，失望而失望。在簡樸無華的敘述下，劉以鬯依然隨處發射出動人的光彩。

雖然《陶瓷》裏面很少出現劉以鬯在《酒徒》或《對倒》裏的意識流描寫，或《除夕》與《蟑螂》的重大壓力，甚至劉以鬯時常自謙那些「連載在報紙上的東西」見不得人，可是，高手始終是高手，即使他偶爾使出一記閒招，也出現有迥異常庸的功力。

那些在《陶瓷》裏所說的，是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二年間的情形。文革破壞了正常的陶瓷生產，景德鎮和石灣的陶像沒有人再製造而飛騰漲價，「文革前的大陸書籍，現在的價錢都漲得很高，……陶瓷的價格一定會比書籍漲得更高，理由是：書籍有人大量翻印。……但是，陶瓷就不同了，陶瓷的仿製品，技術太差，無法魚目混珠」（頁卅一——卅二）。

《陶瓷》寫於一九七一年，直至最近才成書出版。在裏面，劉以鬯顯現了他對陶瓷市道、類別、貨存、技藝……等近於專門性的內行，他自己亦是位陶瓷愛好者，如同他對集郵的內行，他對陶瓷的認識與鑑別，相當能引人入勝。他幾乎迫近專業性的陶瓷知識，對普通的讀者來說，可以說上了一大課：他教人知道「對仙」（頁七八），知道「劉傳」、「潘玉書」、「黃炳」和「文如璧」（頁五八），知道二十二頭的「白毛女」（頁一二一），知道「包紮瓷像是一種藝術，稍不留神，碰斷瓷像的手指，三千二的八仙，可能連一千也不值」（頁一六一）。

劉以鬯的《陶瓷》是不碎的，只要人類還存有欲望，還會追求獲得的滿足，這本小說就能永遠給人展示欲望怎樣將人捉弄。出版者香港文學研究社編輯部在《出版說明》所說：「這樣的題材在現代中國小說領域中確屬僅見。」並非過譽。

一九八〇年三月九日